

三国志质疑

三 廩

國 疑

志

光緒
丙戌
仲夏
刊於
羊城

晉人治乙部之書厥有四家箋釋名物訓詁音義如裴駙司馬貞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唐章懷太子之於兩漢書此其一也采拾遺文裨補闕漏如裴松之之於三國志此其二也評論是非博陳得失如徐眾之於三國劉子元之於諸史此其三也辨定異同校正字句如三劉之於漢書吳縝之於新唐書五代史此其四也我朝學術大昌通儒輩出其間有若何氏焯杭氏世駿惠氏棟王氏念孫父子錢氏大昕趙氏翼王氏鳴盛侯氏康諸君子均有所著述於四家之學各擅其長而所謂辨定異同校正字句者說之尤爲精審凡夫一文之失一事之疑罔不原原本本貫穿鉤攷釐然有當於人心蓋

有咎人所不能及者光緒壬癸之間余客廣西恩恩府治蠻方寂寥無以自遣行匭中適有毛氏汲古閣本三國志因舉其紀傳證以羣經諸史參互審勘得其間隙記於簡端久之丹黃爛然乃郵取吾家所藏諸君子之書爲之檢照有與余說雷同者則舍余說而別采其說或諸君子之書亦互有雷同則采其說之最先最詳者其有竟不能詳於余說者則不憚過而存之以一得補其一失手自編錄成書六卷以就正後之君子竊嘗論之史籍繁重過於羣經歷世傳錄難無譌奪而且門分類別端緒紛挐出一手則精力難周出眾手則體裁互異此固有待後人之補苴而無闕作者之優劣苟第就

其本書參稽推攷亦未嘗不可得其間隙非如名物訓詁各具精微佚事遺聞別待搜討是非褒貶難可定論故四家之學唯辨定異同校正字句者爲至易然使不明夫此則古人之實事無自而明益無自而論定其是非而其音義亦必有穿鑿求之支離失當者矣此四家之學又唯辨定異同校正字句爲至要者也謫陋如紹楨庸足於諸君子之後自名其家亦聊取其至易者爲之以冀馴而得其讀史之要云爾光緒十二年歲次丙戌夏五月番禺徐紹楨記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予於辛巳臘月來桂林卽聞徐子固卿之賢心焉慕之
未得晤對也越甲申春二月子自交趾軍次捧檄宰平
南縣旣受事延固卿入幕中一見如故談藝極驩居久
之而知其事親也謹其交友也篤而其爲學也勤蓋恂
恂然蓄道德而能文章之士也固卿爲番禺子遠先生
詰詞克承家學以淹雅聞著有二國志校勘記一種摻
羅羣籍參考詳明糾正旣多哀然成集其心力之勤可
見有功於陳氏不淺予學本閹塞比歲吏事拘牽涸精
案牘重以關外用兵羽書旁午徵兵調餉絡繹境上供
應紛繁得親文字之日甚少固卿以是書囑予參訂且
爲之敘予不能更有以益之聊敘其槩以見吾兩人之

交誼如此若其書之可傳世必有識之者固無俟鄙言
之鋪揚耳連平如兄江有燦拜手敘時乙酉二月

三國志質疑卷一

徐紹楨學

魏書

武帝紀

太祖武皇帝

自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於是論史者皆

訾陳承祚不宐帝魏僞蜀然隋內史李德林著論又

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

此劉子元之語李論詳隋書本

傳

二說相持蓋亦久矣以紹楨攷之承祚此志獨魏

諸帝尊之爲紀

或謂三國志無紀傳之別非也攷荀

程昱傳云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然則承祚固已目之爲紀矣

其篇首稱太

祖武皇帝文皇帝明皇帝而蜀吳均退爲劉傳蜀則

曰先主後主吳則直斥權亮休皓之名

劉子元云孫劉二帝其實

紀也而呼之曰傳其未達紀傳之情於其卒也魏書

乎以體例論之劉說誠中承祚之失

崩蜀書殂吳書薨魏三少帝紀以齊王被廢高貴鄉公被殺陳留王禪位於晉故皆書

王書公而高貴鄉公以不得其死亦於其后妃也魏

弟書卒此又魏書中書恣不同者也蜀咸稱皇后吳則降稱夫人於其羣臣之卒也魏之

夏侯惇任城王彰賈詡之徒無不書薨而蜀之諸葛

丞相吳之孫邵等均但書卒又魏太祖未嘗踐祚承

祚旣列爲武帝紀孫仲謀稱尊號亦已諡孫堅武烈

皇帝而其本傳仍稱孫破虜

劉子元云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

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敘其事竟不編年年旣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

概人臣儻追大號止入傳紹楨謂由此觀之則承祚
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也紹楨謂由此觀之則承祚
之作武帝紀其失亦與陸氏同矣然使紀其子而傳
其父於史例似亦有未安者愚以為曹氏之窺攘神
器始於魏武而實成於魏文唯於文帝紀中先敘凡
武帝之事而不別為紀傳度或兩得其宜焉耳

茲義例之殊足見作史之意大抵承祚未嘗不欲尊

蜀

蜀之后妃稱曰皇后則其主為徒以拘於時論當

皇帝可知此即承祚之微詞也代漢典午繼之當時以為同符舜禹故雖賢如李令
伯其陳情表猶以蜀為偽朝承祚亦晉臣則勢不能
不以魏為帝矣不敢躋蜀於曹氏之上又不能下偕於吳故

不得已變文書之以見微志謂之偽蜀非其本意以
為抑魏亦有未然也

漢相國參之後

郝氏續後漢書曹操傳不采陳志此語荀氏宗道注

三國元覽卷一
曰曹嵩既未能審其生出本末操豈得爲參後今削
之後世紀傳往往繫於前世帝王名臣皆不足徵也
紹楨謹按嵩爲曹騰養子後漢書宦者傳亦未嘗云
騰爲參後此蓋魏人附會以爲參後而承祚承而書
之耳然既承而書之而又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則
亦未始非承祚之微詞也

注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李氏龍官曰太平御覽太祖上有曹瞞傳曰四字裴
注所引皆有書名此爲脫落無疑

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注順帝卽位
爲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桓帝卽位以騰先帝舊

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

吾兄少白曰後漢書曹騰傳順帝卽位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封騰爲費亭侯遷大長秋然則騰先爲中常侍桓立以定策得封始遷大長秋非以舊臣也

注蜀郡太守因計吏脩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暲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竝奏騰內臣外交

紹楨謹按釋名下言於上曰表又曰上此云上太守蓋謂上太守之事於天子省其文但曰上耳漢人奏事有不敢直達帝所而因尙書以聞者亦謂之上尙書此則與上太守文相類而事不同也又函谷關非

益州至長安道張氏熠謂當從後漢書曹騰傳作斜
谷陽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吳人作曹
瞞傳及郭頒世語竝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
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

何氏焯曰夏侯惇之子楸尙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
曹氏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益不足信紹楨
謹按吳人及郭頒本魏室未遠宜有所據而言之蓋
騰養嵩爲子當時自隱其生出本末而外人傳聞則
容有知之者在曹氏子孫固不得更以夏侯爲同姓
而諱爲婚姻矣歐陽氏脩集古錄跋曹騰碑云獻帝

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爲騎都尉擊黃巾此又與魏志不同然當由永叔誤記也又郭頒明南監本作班二字古蓋通用周禮太宰八曰匪頒之式司農注頒讀爲班布之班文選馬汧督誅狄隸可頒注頒與班古字通皆其證也

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顥異焉注魏書曰太尉橋元世名知人覩太祖而異之張璠漢記曰元光和中爲太尉

紹楨謹按據後漢書橋公以光和元年遷太尉是時

魏武年已二十四矣

魏武卒於建安二十五年此志謂其年六十六以是推而知之

而建安七年魏武祭橋公文有云操以幼年逮升堂室則其見橋公之年猶未二十故此志先敘之後乃

殺年二十舉孝廉之事也魏書謂太尉橋元覲太祖而異之始事後漫舉其官若漢紀謂其光和中爲太尉斯誤矣

徵拜議郎光和中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徵爲典軍校尉

紹楨謹按此載魏武拜官先後諸書多有不同魏武故事載令曰故在濟南違忤諸常侍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此是拜都尉在病還之後一也宋蕭氏續後漢書曰召拜議郎除濟南相遷典軍校尉董卓之亂乃